

吴玉如诗中春意浓

王宗征

著名学者、诗人、书法家、教育家吴玉如(1898—1982),一生主要在天津从事教育事业和文学艺术创作与研究,造诣颇深。笔者近读《吴玉如诗文辑存》,对吴玉如的诗歌尤其产生浓厚兴趣。吴玉如创作的诗歌中,不少创作于春天,这些诗篇吟咏春景,抒发情怀,读来令人如沐春风,感到春意浓浓。

春风入诗,吴玉如这样吟咏:“春风扇百草,白发红颜老。人老不如花,花红依旧好。”他的《春晓曲》更富意境:“流苏帐底不知晓,提笼采桑人起早。夭桃颜色媚无双,碧溪占却春多少。陌上柔枝春来瘦,朱门不识三眠候。色纷锦被双鸳鸯,香拥莫令晓寒透。青鬓无价罗绮丛,敢将罗绮怨春风。马头娘祭勤分茧,不逐铅华事冶容。”春天的景、人、物、情融于一诗,奏响春晓交响曲,又似一幅春晓风景画,不失为春景之大写意。

农历丁丑年(1937)春,吴玉如赋诗《丁丑春天八里台合作》,写于津城八里台:“杏柳小桥南,穠华著意酣。迎人红拂拂,蘸水红氍毹。皓月无今古,清风任攘夺。不为名利客,方寸意潭潭。”春景怡人,情景交融,以诗言志,清气若兰,令人荡气回肠。

吴玉如创作的五律《花墅》,则把人带入一个春意盎然的百花园:“三春桃李树,蛱蝶竞成园。独恐芳菲歇,应怜岁月归。墙边新柏健,径外落花飞。识得此中趣,清琴对晚晖。”吴玉老对春草的吟咏更是意境深邃、诗意浪漫、情趣盎然:“不管弥天冷烧红,风温依旧碧茸茸。深幽

穷巷无人迹,浓郁芳茵见化工。万里情殷山色外,一堤影乱柳光中。无私造物青青意,写到天然境自融。”吴玉如对春天落花也多有描述,留下“海棠谢后和风换,点点飘残簇簇霞”“万派春流掷断红,若为惆怅小桥东”等优美诗句。在七律《春夜雨过写怀》中,吴玉如抒发春夜雨后的情感,表达空灵和洒脱的心境:“闲庭雨过弥春气,暖暹轩窗夜色开。天外云峰蔽星斗,树头月片出楼台。乱离苟活应无竟,贫贱高名是无才。收拾此生归淡泊,独拈诗句称心裁。”

吴玉如还把“春与人”对应吟咏,和韵成诗,留下了五绝《人春和韵》五首,更是独出心裁,颇具欣赏

价值:“日对南窗柳,盈盈绿染春。春来无限思,不作苦吟人。”“往者无可说,莫孤来日春。一时珍重意,持慰眼前人。”“憔悴缘何事,年年有好春。应知心造境,春色正迎人。”“此生勤计在,好是一年春。问字专心得,学成无与人。”“灰死无还火,心枯难复春。谁知红粉泪,浸活白头人。”

这五首五绝,均以“春”开头,以“人”收尾,春与人和韵,描绘春景与阐发如何做人密切相系,把对春的浪漫情怀的感触与表达人对现实生活的追求汇集于诗篇,人性与春意达到深度融合,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受和不同凡响的启迪,着实耐人寻味。

●老城厢旧影

府署街

张 建文并摄

位于老城里,东起北门内大街,西至西马路,全长近800米,宽约4米。清雍正九年(1731)在此兴建天津府衙门(即后来的城厢礼堂),门前形成街道,称府衙门街,东端建有仪门,名大仪门口,后统称府署街。1983年将城隍庙街六条胡同并入,两侧多为老式砖木结构平房。1970年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。照片摄于2003年5月。



旅居南市 有心学评剧

刘万江

在盘山庙会,魏永富见小喜奎5岁初次演唱竟然挣到了钱,就有意培养她。先是教她打竹板,后又让她练弦子,并时常带她到附近各村庄去说唱“庄书”,让她伴奏。魏永富对女儿练功要求极其严苛,小喜奎也在磨砺中练就了坚实的基础。

魏喜奎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魏宝华,为他的妻子金兰英弹弦,二人也以说唱乐亭大鼓行走江湖谋生。1932年春,魏宝华捎信儿,让父亲到天津南市一家书馆说书。因此,从6岁至11岁,小喜奎是在南市度过的。其间,兄嫂拿她当使唤丫头,也不允许她进书馆儿学艺。小喜奎每天都得买菜、做饭、洗衣裳,但忙家务之余,她总偷偷儿练唱、练弦子。有一天,小喜奎买菜路过群英戏院,赶上评剧名角儿鲜灵霞正演《打狗劝夫》,动听的唱腔和戏迷热

烈的叫好声、鼓掌声,把小喜奎吸引进了园子:“这个能看得懂、听得明白还特别好听的戏,可比我们家说唱乐亭大鼓活泛多了。等长大了,我也唱戏!”日久天长,小喜奎对评剧产生了兴趣,当时,许多评剧名角儿都在南市一带演出,鲜灵霞、刘翠霞久占群英戏院和黄河戏院,筱俊亭在西头儿的一个戏园子,喜彩莲在靠近“三不管儿”的小舞台和中华戏院,各戏院每天都有评剧上演,把门儿的人都知道小喜奎是唱乐亭大鼓魏老板的闺女,也不拦她,小喜奎便一出接一出地看。

随着年龄增长,她逐渐领悟到,每个角儿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:鲜灵霞高门大嗓,唱出来解气过瘾;筱俊亭爱唱低腔儿,可是小弯儿小腔儿特别多,极为好听;喜彩莲不唱老腔老调儿,她的腔儿里总有新东西——原来,演员必须根据个人特点尽情发挥呀!

小喜奎总去鲜灵霞的班社看戏,引起一位傅姓琴师的注意,就让

她唱几句评剧,觉得“够味儿”,还主动教她怎么个唱法,在哪儿换气。有时鲜灵霞看到他们在说戏,也对小喜奎指点一二,如此,九岁的小喜奎,开始向这位傅师父学起了评剧。戏班儿里别的老艺人也喜欢这个好学的孩子,时常教她几句唱儿,给她说说身段。

知道了小喜奎学评剧的秘密后,魏宝华有了新的主意:一方面逼着妹妹小喜奎跟他学唱唐山大鼓,当时唐山大鼓已濒于失传,会弹唐山大鼓弦子的只有他一个人儿,小喜奎一旦唱红,他就有了“饭碗儿”;另一方面,魏宝华写信联系北京熟人,安排一家人去北京发展,好让小喜奎远离傅师父,免得她年龄大后管不住去唱评剧。

1937年冬,11岁的小喜奎含泪跟随父兄去了北京。这几年的学习评剧生涯,则为她多年后创造一个全新的剧种——北京曲剧,奠定下深厚的根基。

津沽文丛

魏喜奎的津沽往事之二

严克宽慈心赈济

章用秀

严修的父亲严克宽,“年二十三弃举业行盐,以才望推为总商,天津故有善举,向以总商董其役,克宽事必躬亲,不辞劳怨,成效昭然”(《天津县新志》)。天津旧时的慈善机构和慈善团体如育婴堂、恤嫠社、施馍社、牛痘局、惜字社、备济社、灯牌公所,临时举办冬季施粥、四乡放赈以及书院值年等公益事务,严克宽是无役不从,而且无不笔勉从事。他承办赈务,总是先派人分往四乡调查贫苦人家户口与生活情况,以防出现任何纰漏。

光绪初年,数万灾民涌入天津,就食于津城。严克宽分担芥园粥厂赈济灾民之责。他见粥厂管理混乱,生怕引发火灾,殃及灾民,提出“分棚防火”,然而其他主事者不听从他的意见。严克宽据理力争,最终说服了对方。不久,设于城东南的保生所暖粥厂因管理不善,突然失火,烧死烧伤者不计其数。而严克宽的芥园粥厂由于采取了强有力的防火措施,始终安然无恙。通过这件事,与严克宽一起共事的人“遂服其识”。

康熙来天津

吴裕成

清康熙三十四年(1695)、三十七年(1698),御舟都曾海河行,两次到大沽口,事关海神庙。乾隆《天津县志》将前一次误记为康熙三十三年。

天津人龙震一首七言绝句《五月七日上自天津还都》写于康熙三十七年。诗题中的“上”字,是封建时代对皇帝的尊称。诗写道:“桂楫兰桡声不闻,百灵舟尾送南薰。金钩钓得白蛟去,水上犹飞五色云。”漂亮的词藻用了不少,目击的实况却未见。作品以此记下当时天津卫的大新闻。

康熙三十四年五月,皇长子允禔、皇三子允祉随行,至大沽阅视海口。康熙“命于其处立海神庙”。两年后,允祉奉敕为《御制天津海神庙碑文》书丹。康熙三十七年五月,仍由允禔、允祉随行,再至大沽。五月三日,船行海河,泊于土城。端午那天,自“大沽营至海口新建海神庙”。五月七日,“御船泊武清县杨村”。据《天津县志》记载,大沽海神庙三块御制匾额写于康熙三十七年:正殿匾“静洪波”,观音阁匾“潮音清梵”,水母殿匾“涵育”。

艺人吉评三

曲振明

吉评三,相声兼评书艺人,上海人,相声师从冯昆志;评书系李长彩门下,堪称多才多艺。其有三个女儿,长女吉文贞,艺名荷花女,是著名的相声演员;二女吉毓、三女吉敏也是艺人。20世纪初,吉评三曾在天津兼说相声与评书,评书以《清烈传》《谈古论今》为主。相声曾在小梨园、大观园演出,“无论单口、双(对)口,一律能说”。荷花女常与他同台,红极一时。后吉评三赴上海并辗转汉口、南京献艺,1933年回到天津。

1935年起,吉评三在中华、仁昌等电台说评书,每天下午六点至七点,“他每天也说一些有趣的故事,既有趣味,又惹人发笑,虽然比较平淡的故事,经他一说也生色不少”。1941年应聘北平(京)启明茶社,与侯一尘等同台,专说单口相声。1944年荷花女去世后,吉评三经常到地道外、鸟市、西头说书,由于思女“经常用手绢擦眼睛,状极可惨”。1947年双目失明后仍在电台说书。1953年在津病逝。

譚家三